

第七十一回 心願足孟氏認親 報恩義義女求父

卻說鄺相打發素華退避，便會榮發請老爺父子進見。榮發曰：「小婢不敢往請。」鄺相曰：「爾不須害怕，只管請來。」榮發只得來到後堂，孟嘉齡忙向父親丟個眼色，士元認是榮蘭，比昔年更加美貌。榮發向前稟曰：「家爺特請老爺父子進內相見。」士元父子俱疑這是何故，為何要使榮發來請呢？榮發引到槐竹軒，鄺相忙請父兄進房，跪下曰：「不孝女孟麗君負罪多年，乞父親、哥哥赦罪。」榮發在後面叩頭曰：「榮蘭叩頭。」士元驚而且怒曰：「爾昔在駕前分辯，舌為利刃，害我險送殘生。今再如此，莫不是還要害我麼？」嘉齡不忍，向前扶起二人，埋怨曰：「爾前在金鑾殿上翻臉險害父親，今母親為著雲南假孟氏又犯病在牀，爾今莫非又要害父麼？」鄺相曰：「我曾囑托，若使皇甫郎知之，必定變臉；況金鑾殿公卿矚目，怎好相認？今作了總裁，門生已滿天下，心願足矣。來日上殿奏請改裝，但恐聖上發怒，女兒性命不保，特求父親、哥哥相救。」士元曰：「聖上仁慈不妨，卻是那梁相勢力浩大，爾又誤他女兒的終身，視如兒戲，必定變臉。他的門生故吏幾乎半朝，叫我如何抵擋？」鄺相曰：「這卻不妨，梁相之女乃是映雪姊妹，因刺劉奎璧未遂，投水被景夫人救去為女，今與我定約，同歸皇甫郎，爹爹不必過慮。」

言未畢，映雪已進房來，向士元跪下曰：「老爺父子不必憂心，梁相夫婦愛我勝過親生，我當親求梁相，必不見怪。老爺提防朝廷發怒為要。」士元大喜，向前扶起，謝曰：「難得姑娘為著小女誤了終身，不徒不埋怨，且肯代懇令尊，恩德不小。」映雪義曰：「母女二人曾受老爺十六年大恩，殺身難報，何勞過獎。」士元喜曰：「梁相若不見怪，朝廷聖德寬容，必不罪爾，不須介意。」鄺相曰：「兒知帝必要罪責，女兒來早必有性命之憂。爹爹、哥哥今當去見老王父子，囑他人宮通信，求皇后來日轉求太后下旨恩赦方妥。爹爹在外邊切莫宣揚。」士元闕曰：「爾今何故來早必要奏請改裝？」鄺相曰：「心願已足，不改裝何益？爹爹速會武憲王，通信入宮，是為至要。」士元父子答應，起身出門而去。素華對鄺相曰：「我今同爾往求梁相夫婦作情如何？」鄺相曰：「時候尚早。時候若到，我便同汝往見。今當速作陳情表章。」按下不表。

單說忠孝王回府，對父親細說一番鄺相詳情，他先怒後喜，道：「又許我一二日內便見孟氏，叫我父母通信入宮，莫不是回心轉意，要改裝麼？」老王曰：「此必賜酒脫靴，真形敗露，故說出這樣話來。」太郡曰：「若是認出女流，內宮怎無消息呢？且鄺相並無過犯，何故必待太后保救？令人不解。」老王曰：「他甚得君心，何事殺他，真正令人不解。」忽女婢來報老王父子說道：「孟士元父子有事面見。」少王曰：「此必有危事，孩兒一同前去。」父子來到後殿，開門請進。士元父子來到後殿下轎，老王父子迎入，上殿見禮坐下。老王問曰：「賢父子為何面帶愁容？」士元曰：「請親翁退出左右，我有要事相商。」老王令隨從退出，不許私聽。士元細將父女相認，奏請改裝，恐朝廷動怒，有殺身之禍，求親翁速請皇后轉求太后恩赦等清一一說明。老王父子曰：「令媛如果上表，深誤梁相之女，又妄取他會元。且招他為婿，梁相必定變臉。他在朝日久，門生眾多，勢難抵擋。」士元曰：「這卻不妨，梁相之女實係蘇大娘之女，名叫蘇映雪，景夫人收為義女。他與小女自願同嫁皇甫郎，他自求情梁相，故無後患。」老王曰：「不料世上有此奇怪之事！梁相如果不怪，朝廷素性仁慈，令媛定然無事。」士元曰：「兒料事多中，他說已有殺身之禍，還求親翁通信入宮為要。」老王曰：「說得是，刻下就著拙內入宮，面求太后。」士元曰：「如此方妥。」辭別來到府內，對韓氏說明來日便可相會，韓氏大悅，當時病就好了一半。

且說老王入內，太郡喜曰：「才在屏後窺聽，媳婦便可相會。」老王曰：「正是，賢妻當速進宮，奏知女兒，轉求太后恩赦。」太郡曰：「天色已晚，不如表章入宮。」老王稱是，急修文表，細將孟氏所說事情具奏，懇女兒轉求太后恩赦；寫畢用印封好，即遣家將送到後宮門，交與內監，送到正宮呈與皇后。皇后看畢大喜，著內監對太郡說，來日包管鄺相無事。內監對下表之人說明，家將回覆老王夫妻。蘇大娘知女兒亦在，如朝日昇天。劉劉燕玉暗恨自己多事，恐二女會同報怨，按下不表；

且說鄺相同素華坐至初更時分，鄺相方僻素華回到後堂。梁相夫妻正在談論家務。鄺相向前跪曰：「犯女孟麗君特來請死。前自畫視音，賜番酒，皇后乘我沉醉，令宮女脫靴，已經敗露。來早上表陳情，奏請改裝，特來請死。」梁相大怒曰：「大膽的孟麗君，敢中三元，以欺君上，死罪難赦！」孟氏叩頭曰：「犯女實出無奈，冒著萬副罪名，並非賣弄才學。太師歷情賜簾，得全殘生，則結草銜環，當報大恩於萬一。」梁相喝曰：「別事容易，耽擱我女終身，無法挽回。堂堂相府女兒，怎好改嫁？可笑女兒嫁了三年，為何一言不發？」素華連忙跪曰：「不是女兒欺瞞父親，原來事出有因。」便把自己始末情由，一一說明，道：「父親若不作情，女兒願替孟小姐先死，以報深恩。」言罷，淚如湧泉。梁相聽了大喜，令景夫人扶起二女。梁相曰：「難得孟氏守節不二，又難得女兒報恩深重，願托終身，老夫怎不作情。來早我不進朝方好，待他們事定；我再為女兒定了終身。你們且回去安歇。」二女拜謝，一同回房去了。景夫人對梁相曰：「孟氏守節，實屬難得。女兒為要報恩；甘守三年寂寞，實在可敬，梁相亦喜女兒如此仗義，我必與孟女明講，不分大小。」景氏笑曰：「相公差矣，先娶為正，後娶為次，禮所當然，如何紊亂並為王室。」梁相曰：「爾不知首相權重，宰相之女豈可做人的偏房？後日奏明主上，定蒙恩准，方不負女兒的一番孝心。」景夫人喜曰：「如此更為妙極。」夫妻說罷，進房安歇，不表。

且說女婢入報燕賀堂，來見康若山夫妻曰：「老夫人，新聞不少。」若山曰：「什麼新聞如許？」女婢即細將禮相乃是女流，方才告嘉梁相的話說明；若山曰：「怪不得如此美貌，原來是女扮男裝。」孫氏著驚曰：「孩兒若是女流，必與忠孝王完婚，可惜我們前功盡棄；如何是好？爾還不憂慮，如此歡喜。」康若山笑曰：「爾乃蠢人，見識不遠。孟氏有此奇才，乃世間奇女，他果完親之後，我等自有處置，何必過慮。」孫氏方才心安。

次日五更，忠孝王父子上轎，來請孟士元父子同到朝房。成宗連日在宮，唯恐鄺相認作孟氏，私情無望，日間無心批案，夜間亦沒興進宮。是日早朝，恐鄺相認作孟氏，即刻臨朝。群臣朝賀已畢，分列兩班，執事官即上前奏事，帝覽表批案。只見午門官奏事曰：「右丞相鄺君玉假滿，在乾門外候旨。」帝驚喜交集，傳旨宣進。鄺相進朝，俯伏奏曰：「臣鄺君玉有陳情表上奏。」帝心知不好，又思彼怎敢逆旨？即令平身，著內監取表，值日學士念表。朗誦曰：

右丞相鄺君玉實係臣女孟麗君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奏。為雪罪陳情、仰恩開赦事。竊臣女孟麗君劉峰末裔，真南弱質。恭出功勳之後，污比蒲姿；克敦詩禮之宗，芳翰蘭質。臣女父孟士元，世荷國恩，位隆邦族。赤符令下，一握片言，數風集，

四方之治宰。而臣女母韓氏，褒封一品夫人。臣女兄嘉齡，復與兩班清選。照臨下土，日月之仰無私，而波及臣家，雨露之沾尤握。臣女孟麗君，隸名門於閩？沫雅化於官闈。關雅之賦三章，唯勤習夫蘋莢蘊藻，曲禮之嫻一則，相從見於棗栗棋枰。家索瀆牡雞之晨，而婦順協鴻漸之羽，洪唯陛下，垂熙累洽。

正值臣女父孟士元假沫歸休，臣女重麗君歸豈衍期，標可歎夫梅實，貞猶不字，灼未賦夫桃夭。乃有元城侯次子劉奎璧郡督之子皇甫少華，展幣而陳，願訂朱陳之好，時布政使秦承恩、鴻臚寺卿顧宏義，道言斯美，共伸媒灼之言。臣女父孟士元思兩姓偕成百年，誰允曰是？用士使之射，謀於天假之緣。觀得雀屏，至於再至於三，必序賓之不侮，求祥鳳卜，迄其今迨其吉，乃承筐之將成。臣知天意之不屬，未免一籌稍遜，旋看將門之有種，果然三發無虛。臣女父愛締以絲羅，盟偕秦晉。孰料劉奎璧圖聘有夫之女，計陷少華以無妄之災，勢倚椒房，禍延煬世，嗣迫其人，潛蹤隱遁，復請於父，乞旨聯姻。淪建梁州，臣家惶恐之情無已。權歸大內，劉門威烈之燄方張。臣女父瞬俯首以就婚，臣女敢抗顏以逆旨？竊唯教先室家，威懲夫鼠牙雀角，化開閨閣，恩被乎麟趾轟斯。家人為女之王，《歸妹》曰姊之良。操並青松，雅慕三貞與九烈，砧磨白璧，何堪一女而二夫。雖于歸未迎奠雁之隨，而既買豈箠到手之兆？划陛下誤從請，致褻聖明。臣女麗君於此，腸斷九回，心牽一線，欲陳情而無路，愛改服以潛身。而臣女父士元猶懼天威，計諧世好，權以乳娘之女，認作親生，往歸世子之門，曲從君命。記此女蘇映雪慕輕富貴，恥甚偷生，仇嚴逆賊之誅，手持白刃，節矢墜樓之志，命赴黃泉，幸神力暗扶，從滇池而移貴郡步仗慈航普渡，依營室以至京師。斯時也，臣女麗君惘惘出門，遲遲行路，道繞高堂之夢，塵侵游子之衣。豈以皇甫既定三生，必使車親挽鹿；亦云少華可以一見，何妨石化為夫！爾乃日遠長安，莫慙窮途之泣，風淒旅館，更哇我僕之庸。險阻艱難。備嘗之矣。流離顛沛，云如之何！時則有湖廣商民康信仁者，見臣女風流儒雅，欲繼螟蛉。同孤雁之無依，胡勿歸他人父方當飛龍之利見，遂令觀國之賓。豈意一介儒生，竟獲三元及第？其時大學士梁鑒，為次女素華年當及鮮，志切他歸，樓懸結彩，溝飄紅葉之流；面臣女麗君，車過連鑊，路值藍橋之會。北斗仰而師命難辭，東牀贅而門媚相倚。無何延閣合蕃？原來女子投池；洵乃耦俱無猜，漫說相逢如故。由是臣女麗君瞻依宮禁，趨侍經筵，一藝名揚，三遷秩晉。眷隆紫閣，鼎饋之覆何嫌；名寵黃扉，漸碧之安孔固；乃臣女麗君不以喬裝之事上聞者，感恩知報，援昭容可使童才；天節靖共，許進士何妨不柿。況德薄而位尊，折紵垂紳，竟昧婦人無爵；知小而謀大，陳師鞠旅，反詡女子知兵。臣女麗君竊謂侯乞假于歸後，當以明徵陳於御座，何圖自作之孽，逃爾明證其情。國有常刑，災非肆毒。固宜束身自改，以王朝綱，綁趕法場，用申天討，何敢置法於議之八，邀惠於有之三哉，伏唯陛下偉治光昭，仁聞洋溢。道通晝夜，如月恒而日升！德並載禱，謂天高商地厚。蠕化，搜蟻偷生。臣女父孟士元齒屆杖朝，獻犢之情何限？臣女母韓氏病綿牀褥，齒指之痛難禁。願烏鳥之私，傳延殘喘卜當效犬馬之報，銜結來生。庶幾臣女父母垂暮之年，亦越於今，當拜吾皇之賜，而臣女再生之日，過此以往，長齋繡佛之前，則感恩且沒世不朽矣。臨表不勝待命之至，謹奏。

成宗聞學士將表讀完，暗恨自己冒雨忍饑之苦，不肯聽朕一言，一時大怒，厲聲喝曰：「孟氏好大膽，女扮男裝，欺君罔上，侮辱大臣，死有餘辜，仗利口舞弄筆花，視橫無尺寸之刀麼？」喝令武士綁出午門斬首報來。武士領旨，連忙除衣冠捆綁起來。老王父子忙上前跪奏曰：「乞刀下留人！」鬮相知道自己執拗，莫怪天子變臉，亦不分辯，任從捆綁。忠孝王跪奏曰：「前日陛下曾詔行天下尋訪孟女，今當開息饒命。」

不知能否恩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